

生活散记

麻雀

□魏千楼

立夏时节,天亮得很早。刚到五点半,窗外就响起麻雀的喳喳声。我收拾起床,走到阳台拉开窗帘,麻雀们“呼”的一声四散飞起,有的飞向远处,有的落到附近,有的就扑棱着翅膀悠悠地浮在空中。我打开玻璃窗,抓一把小米撒在窗台。刚关窗,麻雀们就迫不及待地飞落下来。我就站在近前,静静地看着这些“不速之客”愉快地进餐。

这段麻雀缘起于十多年前。我刚搬来这里,看到家里捡出的小半碗碎米,就随手把它搁到窗外。几天后的一个清早,我拉窗帘时,发现有五六只正在啄食小米的麻雀受惊似的逃开,后来这个群体扩大到二十多只。那点小米吃光后,它们每早总要来叽叽喳喳一阵,然后飞得了无踪影。

我决定喂养麻雀。为了不惊扰它们,就每天晚上抓点小米撒到阳台。次日清晨它们就如同自鸣钟似的准时热闹起来。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大雪阴天,它们都会在黎明时相约这里。睡梦中被熟悉的喳喳声叫醒,听听悦耳的鸟语,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麻雀,我们土话叫“家雀”,是最常见的鸟儿。农村是鸟类的天堂,燕子、鸽子、喜鹊、斑鸠、乌鸦、石鸡、雉鸡、河雀、黄鹂、猫头鹰应有尽有,但人们潜意识里却从不把麻雀当作鸟类。记得儿时农家房屋的瓦片下和石缝中都有麻雀窝,而野外却很少看到它们。顽皮的孩子上房掏鸟蛋,用弹弓打麻雀,用筐篮扣麻雀,它们除了更加警觉外,

始终与人们不离不弃。

那年捉到一只刚学飞的小麻雀,便想养着来玩。我用长线把它拴在小石块上,就跑回屋里,等着看大麻雀来喂它。毛茸茸的小麻雀不停地挣扎,张着尚未褪去黄色的喙愤怒地叫着,两只大麻雀在不远处的地上和它对叫,却始终没有去捉个虫子喂它。我去拍了个苍蝇硬塞到它嘴里,它却吐出来仍然鸣叫。后来我只好叫了小伙伴搬上梯子把它送回窝里,没想到刚撤走梯子,小麻雀就掉到地上。老人们说:“那是它的父母把它推出来的,因为它身上有了人味!”我只得用清水给它洗了澡,撂到房顶上,任由它去了。心里却明白:人味哪能洗掉呢?

住进城市的边缘,生活在水泥的森林里,忙碌在高层写字楼上,很少能看到鸟儿了。只有麻雀与我们一起适应着环境,尽管它们曾经清晰的亮栗色羽衣变成了灰褐色,但叫声仍是那样纯净,飞得仍是那样轻盈。它们结伴在南川河畔觅食,在小区的矮树上栖息,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繁衍,在人们的无视中听凭着物竞天择。与麻雀的这份缘,我始终珍惜,一直在延续。每天准时撒一把小米,成了我的固定功课。回老家时,我总会拿回些秕谷碎米,去超市也要留意小米的价格,太贵时就买些玉米渣代替。

几年前,我萌生出与麻雀们公开会面的想法,就改为早上等它们在窗外叽喳一阵,才拉帘开窗撒米,然后就在近前观察。起初几天,

它们只在远处鸣叫,并不靠近,直到我走开,才一哄而上。后来我索性撒上米就拉把椅子坐在阳台上看着。它们绕着窗台飞来飞去,偶尔有胆大的过来啄食一粒后赶紧逃开。时间一长,麻雀们好像失去了耐心。只要一关窗户,它们就一起落下。有的不顾一切埋头啄食,有的机警地瞪我一眼,却不忘敏捷地吃几粒小米,有的歪着头用圆圆的小眼睛瞧我一会儿,就低头进餐,有的吃着还间歇地抖动一下翅膀,装出要飞的样子……吃完后却毫不留恋地一哄而散。

每天这段晨光成了我用心守护的风景,麻雀们却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警惕。十多年的时间,不知它们繁衍了多少代?不知其巢穴筑在何处?这些小精灵,不管是羽毛团团的,仪态万方的,还是嘴角黄黄的,叫声嫩嫩的,都是眼神冷峻,机敏轻松。它们不打不闹,不贪不占,不积不储,来之即食,吃罢便走,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包袱累赘,没有世俗客套,不去感激谁,也不留恋什么。只要有对小小的翅膀,有片飞翔的蓝天,有点简单的食物,有个温暖的鸟窝,就足够。吃的是小米也好,草籽也罢;飞得高远也好,低近也罢;住处有森林也好,溪水也罢;经历严寒也好,酷暑也罢,它们都安享生命、沐浴阳光、相伴相携,生生不息。

晨曦、阳台、麻雀,绘成一幅天然的画,我享受这个宁静的时刻。平凡、普通、简单,组成一个安逸的景,我感恩这种平淡的生活!

诗词曲赋

火柴

(外二首)

□荆卓然



红帽子,白皮肤,
身材高挑,
是多少女生的偶像?

从乡村到城市,
从诞生到消亡,
一根根火柴,
赶走寒冷,点燃春光,
为多少家庭带去了鸟语花香?

自从诞生了打火机,
火柴便归隐山林,
心中的激情,尘埃落定。

夜色中,
一位老人踉踉跄跄向我走来,
额头上的红色胎记,
点燃了月光、星光和我的目光。

一杯水

有水的地方,
才会有万古长青的人烟。

逐水而居的祖先,
常常在我的梦中,种植悲欢离合。

每一杯水都是缩微版的大海,
喝到肚子里,
并在其中撑起船只的人,
都是心怀宽广的人。

我常常对着一杯水发呆,
试图看看自己的倒影,
兴几何,衰几何。

鸽子

父亲去孟县采风,
带回来一个礼物——
一只受伤的鸽子。

这只戴着足环的鸽子,
双目里的蓝天,辽阔清澈。

父亲说,如果对鸽子置之不理,
天地间就会少一枚花朵。

给鸽子上药水,
喂食物,
清理粪便……
每天,父亲和叔叔,
忙得不亦乐乎。

父亲说,鸽子伤口愈合后,
就放它飞回故乡。
说这话的时候,
父亲抖了抖双臂,
好像他也长着翅膀。

家乡的五月槐花香

□池瑞林

每年的杏花、桃花、连翘花、梨花、苹果花开罢,紧接着黄刺玫花就会争先恐后地丰盈上嘉山的整座山峰。今年,我因迟来了几天,所以好遗憾没看到黄刺玫花开盛大的场面。但值得庆幸的是,一路上枝头仍留有花开的风景,它们都尽收在我的眼底,闻着枝叶和花香独有的味道,随时被我定格成永恒。

在黄刺玫花即将开过的五月的村子里,左邻右舍的门前、屋后、田边、山坡,到处都开始泛起槐花香甜的味道。大自然馈赠的一筐筐、一篮篮洁白如玉的刺槐花都载满了村民和来村里游玩的城里人收获的喜悦。他们有的手里提着一串串槐花连闻带吃,有的伸手在篮子里抓一把把散碎的花朵直接塞进嘴里。最有趣的是阳光下微笑着的几位老人,咀嚼在他们嘴里的槐花和镶嵌的金牙在阳光的反射下呈现出特有的时代感,一闪一闪地发着亮光。

当村庄里槐花浓浓的香味飘出十里八里开外,再待几日过后,树上高高的槐花群一串串地开始显形、风干、飘落。这时,上嘉山半路的黄土地里,一片片、一堆堆槐花林里的槐花才刚刚开放,枝头上新鲜的白散发着青春的稚嫩,微醉了林子们的整个空间。人们站立其中,槐花奋力燃烧着周身的火焰,林间的香气和洁白的花朵令人心动。

立夏,乡村的太阳是酷热的,可怎么也阻挡不住我们为赏闻槐花而前行的脚步。天空因白云的映衬显得格外温馨,风轻柔地拂过我

的发丝,我们在自然里看绿树成荫的样子。小巧的鸟儿在枝头鸣叫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惊飞的野鸡却拍打着翅膀叫出震惊林间沙哑的呐喊,宽阔的大路上空无一人。

上嘉山山顶的风景是迷人的。除了能放眼望到远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弯弯曲曲延伸的山路和绿荫掩映下环绕的群山外,道路边还有几千米开外大片大片笔直高耸的刺槐林带。当我们快接近这片槐花林时却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们只看到绿叶,根本看不到树上有槐花雪白的影子。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密集的刺槐树整体不开花?是不是每日忙碌的花仙子遗忘了这一片林间净土?我不由得猜想着。

继续放松心情前行,我们终于看到路边好多棵刺槐树上结着一串串鹅黄的花串,偶尔也有刚开的花朵。这时,林间的风好似柔和的音乐般从树隙的深处涌出来,一串串柔弱的槐花随风摇曳。生活中的美又一次拥在我的世界里。这时,我身旁的他对我说:山顶气候相对于村庄来说较为偏冷,再加上今年的气候忽上忽下极其不稳定,致使这大片的刺槐树上还没有过多的花蕾萌发,也由于树木高大加上中午光线太强,所以我们在低处看到的都是绿叶,只有这低矮且向阳的刺槐树上的槐花才刚刚显出纤细的枝条。我同意他的说法。

他随手摘了几串刚开的槐花放在嘴里不停地说着:“真甜呀!你也赶快尝尝家乡这天然到没一丝污染的槐花吧!”说着,他把手里的

